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三年二月第十四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Feb. 1993

名譽編委:

遠　方
林建中
何啟良
張湘業
李雄風
桀惠倫
陳　寬
楊振民
馬炳威
陳國賢
林　登
陳澄海
葉載福
沈季夫
鄧鉅源
黃紀原
林展逸

編　委:

千　瀑
黎啟鏗
譚達文

顧　問:

非　馬
秦　松

主　編:

陳本銘
陳銘華

通訊處 :

P.O.BOX 3338
ALHAMBRA,CA 91803
U.S.A

目　錄

目錄　封面裡
Restore Hope **詩專輯**　插頁一 至 插頁四
楊　克的詩　觀察河流的幾種方式　1
梁　子的詩　真誠　1
夏木子的詩　月　1
吳新宇的詩　金色嬰孩　2
驍　程作品　初放的荷花／白帆　2
莫宏偉的詩　遍地的月光　3
熊　鷹作品　我目測不全一群鳥／掌上的鳥　3
冬　夢的詩　秋天　4
邱小明作品　戰死黃昏／未卜者　4
恆　行作品　秋弄影／秋天開課　5
張玨敏的詩　月夜之思　5
遠　方作品　四十六頁／街頭即景　6
謝　宏的詩　夜行者　6
王　暉的詩　黎明　有那麼多樹　6
田運良作品　為印象王國而寫的筆記　7
陳本銘作品　Impression／觸／冬日之歌...　8
伊　沙作品　示眾／刺殺薩達姆／半坡　9
達　文作品　對話與涼意　(組詩六首)　10-11
尚　沉的詩　我在瑪曲　12
夢　詩的詩　秋・樹・老人　12
心　水的詩　愛　12
非　馬作品　雨天入水都／拜倫神像前的遐思　13
李國七的詩　島的聯想　14
石上帆的詩　畫梅者　14
顧戰軍的詩　失郤　14
嚴　力作品　我是雪／再見了　15
侯　桀作品　看海／森林　15
秦　松作品　隨手翻開葉芝／春遊歸來　16
柳易冰的詩　感覺四號　17
古寒山作品　飲／抵抗思念　17
千　瀑詩札　磐石備忘錄　18
勞　鏞作品　手勢／寂寞／雨季／詼諧／他們　19
黎啟鏗的詩　落葉　19
黃岸然作品　致瘋女孩／少女的秘密　20
榕　榕的詩　9月26日・降下霜雪　20
丘宜明的詩　舊金山的霧　21
余　言的詩　爸爸、媽媽和我　21
亮　亮的詩　故鄉畫像　21
楊　楓的詩　秒針走路　22
周　玲的詩　流亡曲之三：著陸　22
陳銘華詩抄　除夕／七夕／中秋月／萬聖節／感恩節／下雨天／觀天記　23
李　塵的詩　嬰兒　24
林浩珍的詩　春雨　24
華　璋的詩　《我只要……》　24
朱紅燕的詩　城市與旅行　24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25
戰爭與詩　劍鳴譯　26
詩記　嚴力　27
詩訊：詩人雁翼近況／江蘇文藝出版社編選《跨世紀詩庫》　27
跋涉者的自白　呂進　28
談沃葛特　劉耀中　29-30
編後隨筆　封底裡

生與死之歌

—— 給頻死的索馬利亞小孩

在斷氣之前
他只希望
能最後一次
吹脹
垂在他母親胸前
那兩個乾癟的
氣球
讓它們飛上
五彩繽紛的天空

慶祝他的生日
慶祝他的死日

非馬 • 1992/8/15

神父說了那個比喻

自從神父說了那個比喻
每次扭開電視
就看到
可憐的索馬利亞
張成一個
飢饉的
口
那口，連哀求的力氣也沒有

比兵荒還荒比馬亂還亂
的索馬利亞啊
在生存和死亡
飢餓與劫奪
之間
我想著
神父說了的那個比喻
關於諾厄，和他詛咒的子孫

父啊您既然
慷慨，眷顧了諾厄（註一）
又俯允了亞巴辣罕的請求（註二）
請看看，看看這些
無力張開的口
一個個，就等著
您的祝福
和您有力的手

註一：見創世紀第七章〈洪水滅世〉。
註二：亞巴辣罕即亞巴朗。「亞巴朗向上主求情」見創世紀第十八章16-33節。

千瀑 • 1992/12/7

索馬利亞二首

等　待

世界靜止它的開合旋轉
太陽靜止它的騷動
我們在等待
如兀鷹們
守候一種熄滅
蒼蠅在等待
一滴水最後嘩然湧出

視覺和感覺
兀鷹和蒼蠅
我們相知於等待
呵，等待
呼和吸之間的距離剔除

餅　食

是的，我們無從畫餅
餅與鹽已然是
一種流傳

如體內的水聲漸凝漸歇
卻有一種機能
不死於飢饉
活躍如戰爭
是權力階層餮後的新陳代謝

陳本銘・1992/12/13

黑唇和碩鼠

1
今晚我們全神貫注
圍在熒光屏前
黃金時間的那台好戲已換
讓我們看英雄

聖誕離他們很近
家離他們很遠
風浪是慣常的冷硬
沙灘卻意外的好走

難道就沒有傷亡嗎
在記者的埋伏圈裡
鎂光燈和採訪話筒的火力網
那顆備受攻擊的慈心

2
我們讀著那張枯臉
那副薄得再難以蠕動的黑嘴唇
沒有聲音
我們還是讀出了那些字

媽媽　我餓
媽媽　我餓

爲什麼沒有天使呢
爲什麼荒原上空的烈日
晒乾了草木的血
因爲她的眼睛無力張開
她當然不知道
同樣荷槍實彈
救星和搶糧的同胞
實在有什麼區別

3
在遠遠的鄉村
遠遠的首都的郊野
在陸戰隊步槍的射程之外
鼠們還在消遙
　　啃吃良知

在遠遠的非洲之外
在貓們也嘌若寒蟬的
每一個戰場上
人類互爲碩鼠
　　相互撕咬

凡風・1992/12/30

心在反芻著

☆索馬利亞的飢餓走上我們的餐桌上來了

索馬利亞
是一張弱不禁風的皮
包璜著
一副難看的餓瘦了的人骨

一顆顆
特大號的頭顱
由兩條蚱蜢的腳
支撐著
　　過日子的
　　索馬利亞啊……

什麼也沒有
只有蒼蠅
兀鷹以及內訌
與槍枝
　索馬利亞的搖籃裡
　搖著長疽蠱脹
　　長不大的嬰兒

黑珍珠
已深深陷落
　缺氧的泥濘中
白牙齒
不再展笑靨
在磨軋著
　自己的唾液

索馬利亞的飢餓
已在熒光幕上　走出
搬上
　我們的餐桌上時

嘔吐
嘔吐
我們　嘔出了
一地曾是佳餚的美食

我們的
　心瓣
　在反芻著反芻著反芻著……
1992 ——
　索馬利亞的……

劍鳴 • 1992/12/29

呵，非洲

非洲在哪裡
在化外
在另册
與死亡爲鄰

非洲是什麼
是一根餓狗不啃的肋骨
是一聲忍人難忍的呻吟
是一陣無可名狀的痙攣

是文明的恥辱
是人類的責任

萬能的主呵
不要偏心
多作些啓迪
再佈點甘霖
那裡的花
（祇要能開）
也是香的
那裡的血
也是紅的

遠方 • 1992/12

悲劇 • 另一章

縱是火急的援手也無法挽回
上萬的兒童和殘弱
—— 一個個乾枯後捨棄凡塵。
誰都無力哀悼
頻頻魂斷的噩耗

爭權奪利的族人們
出賣你們的生命

以上膛的槍枝　逼出
斷糧斷氣的畫面
教你們無神的瞳孔旱夏
淚是奢侈　而
飢饉
是你們生而具有的乳名

黑色的命運
緊栓於黑色土地
恍如死結
無奈我們無法伸出
世世代代解縛的手
索馬利亞！
你們那章節
原是人類絕大的另一章悲劇

斯冰・1992/12

希望的問答

☆致海軍陸戰隊戰士

『有什麼比淚水更易測度？』

海深深的綠，天沉沉的藍
童稚的臉上，層層的苔
美麗和黑，海和天
爭吵 —— 日落
驚濤駭浪中
衝出！無須任何藉口
歸還！明知不會完整
我們的輜重裡
第一次
裝備了

『愛！』

陳銘華・1993/1/5

陳本銘、陳銘華編
【越華新詩選】徵訂

擬定在1993年底出版的【越華新詩選】，是企圖爲歷年來華文新詩在越南土地上艱辛紮根曲折衍生的發展過程做些記載工作。同時還對一群默默創作、不問目的的詩人們的心血作品作尊崇的輯集，讓它們不至在浩浩的時間裡因漠視或政治上某些狹義理由而散失湮沒。

該集將輯選50年代至9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詩人及作品，其中包括目下仍在越南本土和散居世界各地仍繼續創作的各家詩作在內，將把越南華文新詩的風貌全景展現出來。

現時編選工作正在積極進行，除繼續搜集散失資料外；並請已寄來稿件的詩友，儘快補充作品年份、作者簡介、照片等；同時呼籲凡存有與越華文學有關的資料、剪報、書刊、相片等人士，熱心提供，共同完成這一件極具意義的事。來稿資料等採用後將以【選集】二册作酬。截稿日期：1993年6月30日。

由於計劃浩大，所費不菲。因此，在決定出版的同時，正式發出徵訂的呼籲。有興趣預訂的朋友，請以每册$US12.00（含郵費）的數目寄來【新大陸】轉交。

聯絡處：新大陸詩刊 C/O WARNER TCHAN
P.O.BOX 3338
ALHAMBRA,CA 91803 U.S.A

即將出版

遠方詩集：
雙色帆
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達文詩集：
氣候窗
美國加州新大陸詩刊

楊克的詩

楊克：1957年生於廣西，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廣東省作家協會《作品》文學月刊編輯部副主任。作品散見台港大陸詩報刊物，已出版詩文集《圖騰的困惑》、《向日葵和夏時制》、《楊克詩選》等五種。曾獲多項詩獎。

觀察河流的幾種方式

河流被切開脈管
溫柔的依然是水
水以任何一種方式流動
平靜或咆哮
都擺脫不了岸
擺脫不了泥土和石頭
岸外有岸，就像山外有山
冷靜得不動聲色
不僅僅女人是水
男人有時也是水，隨波逐流
而人類的精神
才是水的本質
最柔軟的東西無法傷害

1989

梁子的詩

梁子：原名梁永祥，中國四川省重慶市南山風文學沙龍理事長、《南山風》文學雜誌編輯。

真　誠

雕刻一種眞誠
展翅於潔白的天空
用純潔飽醮濃墨
塡寫眞實

明眸中閃耀溫馨
膽怯點點朦朧
拉開心的距離
南雁
便要歸去

追蹤你的一片痴情
在那一瞬
唯有眞誠

九二年寄自重慶

夏木子的詩

夏木子：女，中國蛇口半島詩社副社長，深圳市作家協會會員，現任職於蛇口招商銀行。

月

(一)

純藍的夏夜
灣畔有月
海　靜靜
接一片聖潔的
明華
朗清的情緒
讓窺見的人
激動不已

唯你　撲向海
擁抱　這
因搖晃而顫慄的
—— 愛情

(二)

月
飄在綴滿雲的天際
天際的雲微薄
微薄仍要幻化
幻化成無數生命的雲像
雲像一次次　奔向
可望而不可及的
光芒

月亮沒動
是雲在碎裂身心

九二年寄自深圳

吳新宇的詩

吳新宇：1967年出生於湖南長沙。中國作協湖南分會會員，菲律賓《菲華現代詩研究會》會員。有詩集《月下看你》出版。現任職於《湖南教育報》。

金色嬰孩

嬰孩照耀著太陽，使陽光更加生輝
許多事物都在沉淪之際
一個嬰孩的哭聲，挽救了世界的命運
貓頭鷹蹲踞於世紀末的樹枝
鼓圓恐懼和隱逸的鐘聲
嬰孩，你飛翔的翅膀
伴隨詩的舞蹈降臨
你在高樓與時裝模特的腰肢之間
讚美人類，那些智慧和思想的植物
在你的森林裡獨具一格
你痛恨穿著衣服的獸群
僞裝成聖者的模樣
戀愛　結婚　可怕地生育
嬰孩，赤身裸體
籠罩在永久白晝之中
你的目光是成熟的田莊
賜給我們糧食和良心
嬰孩，沖決醜惡的母腹
濁流和迷霧扼住所有善良的咽喉
惟獨你，傲立於生存之顛
高吭，蘋果和月亮的嬰孩

九二年寄自湖南

駱程作品

駱程：原名王志敏，1929年生於遼寧省黑山縣。作品收入多種詩選，著有詩集《心靈的彩虹》及編有《盤錦英烈》一書。1991年榮獲《91中國桂冠詩人》稱號。現爲世界華文詩人協會會員，遼寧省詩詞、楹聯學會會員，市詩詞、楹聯學會理事，市作家協會理事，市香稻詩社社長。

初放的荷花

心靈在荷塘裡蘭舟擱淺
感應在天穹下扯起風帆
初放的荷花
托起一泓光潔的流動
托起一泓湛湛的藍天

大自然鋪開一片汪洋的新綠
日光　在上面書寫
南方椰子樹的心願
詩意永遠是千古風流　風流千古
那深邃的韻味喲
有誰能用春風
把它吹歡到天邊

白　帆

一朵一朵的思念
像層雲堆積在你的藍天

一片一片的愛情
像春雪落在你的眼前

一寸一寸的心願
像白帆駛進你的港灣

我們相戀相依
走進愛的纏綿

九二年寄自遼寧

莫宏偉的詩

莫宏偉：中國詩人，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政法系講師，詩作散見於台港、大陸及東南亞各地詩刊報章。

遍地的月光

月亮在露水中持續閃亮
像潔白的羽毛
首先被照見的是葉片
妹妹　妳已經是第幾次
靠上窗口眺望？

接連而來的秋日
使水中的石頭更加突出　尖銳
那些魚終會爲一點點水而死去
妹妹　妳不知承受了第幾片
落花的傷害？

趕車的少年
他在馬路的三岔口　張望
車上散落的茱萸與紅豆
插遍迢途
弱冠的少年　穿過了多少的
村莊　密林？

懷春的妹妹
在妳將拉嚴窗帘前
有關少年的心事仍無法
向妳澄清
而誰知月亮又昇高了多少？

九二年寄自廣州

熊廣作品

熊廣：1963年生，主持中國河南《同人》詩社。作品入選國內多種選集，獲獎多次。現在某報供職。

我目測不全一羣鳥

我想起成群的黑鳥漫飛
它們擦地而起的巨翅
帶響我的眼光
讓我眸子激烈的看進天空

一群鳥在空中對唱
它們相互交換的花環
從那翅膀的軟與硬之間
體現出來遠與近的距離

我目測不全一群鳥
一群鳥不從內心圈閱
它們飛得太高太遠
闊氣的雄風我伸手攥空
一點看法只旋眼前

成群的黑鳥越飛越遠
從我五指壘出的巢
接待不到一只鳥

掌上的鳥

掌上的鳥
我端詳你不僅想要飛起
還想要你注視我
把你淚水吸引的主人
浸濕濃烈的感情

所有的風雲都能經過
掌上飛舞的鳥
只有暫時的明快跳進天黑
一夜帶亮的漫渡

掌上的鳥
我想你飛走的事情
你來疑問的神光
叫我驚心我要飛了

九二年寄自河南南陽

冬夢的詩

秋　天

如果我是魚
此際　你可是
數著我心臟每下的跳動嗎

沿著河岸步過來
發覺
楊柳是瘦了點
但總比蘆葦長得高佻
偶然回首
黃昏在我漫不經意中
快將濕成
秋風秋雨

假如獨行的
不見得是你是我都感到寂寞
偌大的河心
想必清楚看見盪著的舟子
那個滿臉皺紋的老翁
正在悠悠閒閒抽著水煙
嬝嬝吐出來的
怕都成了天邊的晚霞
正好
在對面的山頭凝歇
並且引領著
三五成群的天鳥
回家去

如果你是水
此刻　雙耳俱願聽
你那把溫溫柔柔的聲音呢

九一年八月香港

邱小明作品

戰死黃昏

我站在黃昏的肩膀上
將內心唯一那團
光明和曙光
支持！

一頭山澗的烏鴉
啄空
一位少年體內的
黑色孤獨
和痛苦

一個村莊
一次絕望

眺望星空
一輛死亡的戰車
開赴層巒疊嶂

未卜者

前途
掄起一柄斧子
我一分爲二
安營紮寨

我順手
也抄起一柄
回報前途
它五馬分屍
落荒而走

我朗聲一笑
抓起前途的手
奔赴前途

九二年寄自北京

悟行作品

秋弄影

命途多跋涉
使我的臉患上緊繃症
色澤陰晴不定？那個常伴爐火的漢子
個性與我相近
他愛爭酷鬥狠
他愛穿著灰黑的衣服在外面與歲月奔馳
我卻喜以灰黑的網籠罩他的影子
有時候，他向衆神提出種種
冷冽的抗議。
我便以徹骨的口哨
擾亂他清醒的靈魂
使他不停地抖慄，徐徐墮落
誰知他竟宣稱：
墮落是一種回歸一種非常過癮
可以聽到大地沉沉的呼痛
衆樹悲歌。

他在蕭瑟的球場上
用黃葉寫出我腐蝕的具象
及一些關於他的
抽象的壞脾氣。

秋天開課

秋天開課的章程已貼在
九月朗朗的天空。跟著是
陰霾的雲朵來註册
涼風來註册，寒雨來註册
樹與花與草
與灰白的蘆葦灰白的蒲公英
年年掙扎和敗落還是一般

蟀鳴急催
匆匆練習一季的課業
我打開從頭到最尾的
頁頁皆空白，偶爾夾著一串
欲斷欲續的蟬聲

我依次體驗這些
過於蕭條的遞變
但卻懶於探究，有些人
何以悲秋？

九二年維琴尼亞

張玨敏的詩

月夜之思

月似淚
浮雲似寫詩的絞綃
笑是滿天的漣漪
我聽到沉吟
但找不到有聲音的詩人

似投石水中而無聲
星是美人的眼
孤獨地　滑落白色的淚珠
它一定掉到古井深處吧
而月色
流瀉無遺

樹影如網
接天外的淚滴如撲蝶
因飛舞的是飛墜的
思想
莊周的夢啊
我的初戀的幼樹給你歸宿
及夢園
而思想長成一株花了
卻飛不出美麗的網

九二年寄自廣東

遠方作品

四十六頁

四十六頁翻過去了
還沒寫完
分明祇是中篇的故事
硬在荒原上
敷衍出長篇小說

所以寫來十分吃力
雖有轟轟烈烈的情節
卻沒能做就英雄
雖有災難深重的 montage
卻沒有劫後餘生的激動
荒原坦蕩無猜
可也一覽無遺
缺少巉崖峭壁的生機靈氣
倒是在失望的鹽咸地上
長出那麼些無根的煩惱
讓路人去咀嚼

四十六頁就這樣翻過去了
也許只有一個長處 ——
絕無抄襲剽竊的嫌疑
即便是平淡乏味
也平淡乏味出自己的風格

街頭即景

醉眼迷離
乍一看
一尾長蟲
一尾死了的長蟲
一尾斷成兩截的死了的長蟲
可驪珠一閃
活了
活了
竟是一條龍
一條矯捷的游龍
一條破空欲去的矯捷的游龍

九二年寄自聖彼德

謝宏的詩

夜行者

這漸遠的風景，注定要熄滅
夜行者眷戀的燈
淹沒嬰兒的嘴唇，愛撫的手

但他堆高新鮮的枯枝
並高枕落葉，甚至白雪

而他突然擦燃的火柴和相思
還有忽冷忽熱的情慾
正燒旺內心脆弱的壁爐
照耀熄滅風暴的月亮的城堡

92/9/24 寄自深圳

王晖的詩

黎明　有那麼多樹

黎明　有那麼多樹
在住宅區灰色的樓群間
一動不動　內力使它們因脹滿而曲張的筋骨
僵硬　也使樹下尋找狐穴的瘋子
死一般蒼白
宛若平原上的那些駝背的　沒有眼睛和嘴巴的稻草人
從他們跪著的土坡
從他們盈滿的水晶的夢中
撐著一個季節的到來如同撐住重返故里的雙翼
是誰在揮動死亡那透明的絲巾

像愛情一樣被高掛天空　黎明　這些樹 ——
霧氣漸漸消散　孩子們回到街頭
在戰後第四十二個春天　在住宅區　我多想親吻
靜靜躺在水下的　木料製成的小姑娘
她像一朵蓓蕾　在小城濕潤的海岸線
滑翔　啊　美麗的蝴蝶結的顏色　藍色中的一點紫紅
在深而幽暗的水底　誰曾見過如此名貴的花朵
也會夭折
可是　兔子富了　兔子有一雙機靈的耳朵
可以在鄉間俱樂部　一邊喝杜松子酒
一邊欣賞陽光下辛迪金色的大腿
然而　在中國東部的一座城市裡　我卻因憤怒
挨了廚師一記沉悶的耳光　甚至在我蒼白的臉上
至今還留著廚師　五道粉紅色的印記
一切都如我想像的那樣　丟失的哨子
再也撿不回來　即使讓我在這個世界上
再活一次　畫像中那道幽靈般的陰影
也不會沖淡　這不是流淚的事　一切都太晚了
想想吧　那靜靜躺在水下的小姑娘

田運良作品

為印象王國而寫的筆記

筆記 I　盛開的美麗寓言

假如我送妳一＿蒲公英編織成的美麗寓言
妳會感動得凋零嗎？那天
經過園藝花店
孤獨得想被猛然撲鼻的花香抱一抱
也因此想贈予妳一籃錦簇的春天。
（若不是相贈的藉口太牽強
我原打算把所有輕音樂本質的暱稱
夾在花蕊花瓣裡，全部給妳
畢竟理由還不太成熟
下次妳收到我所送的將會是一座萬紫千紅。）
然這則盛開的美麗寓言正託夢給給妳
說著：被花香擁抱的感覺
像彩蝶翩舞……不過
還是很寂寞。

筆記 II　慾望於一雙貪婪的眼

埋在我一雙貪婪的眼裡的限制級思考
正是瀕臨道德意識邊緣的慾望
妳可能已經從眼神中偷窺到我所謂潦草的密室裝璜
我猜。

（那間專門製造褻瀆的幻想工作室一隅
陳列著兩座裝有八分滿的淚的水族箱
另一角落則栓著一對黑精靈
偶爾才放出來透過我拘謹的視線
攫取私慾來滿足主人無盡遐思的曖昧）

妳瞄到的那首圓舞曲
並不是水晶密室裡的裸裎擺設。其實
在我無心劃地為國的目擊範圍內
妳也有一雙貪婪的眼
而且正被我這首用慾望翻譯成詩的文字所俘獲。

筆記 III　複印我最近的情緒

甫付郵寄出的信裡
除了不成眠的昨夜及
灰軍艦色的鄉愁等等
另附有四張我將臉貼在影印機上刷過的
喜怒哀樂。

（刻意留下這樣容貌圖像
是便於妳在字裡行間尋找如何養成
過目不忘的秘訣。妳找到了嗎
妳始終不瞭解我扮的鬼臉是怎樣的一代亂世）

最後的最後
能說願說想說的廢話謊言物語……
表情都一五一十替我表達了。

九二年寄自台北

樓建瓴的詩

給小彬的情歌

上帝派來拯救我的幽靈　世界上只有你
不傷害我　我的女主人　我的布蓓蕾
我猜你一定帶來了希臘的消息
那個光輝燦爛的領域　只有我知道
常常為何使你面對暮色裡的城市
眼含熱淚　溫柔的像個啞女　要麼
你就不會那麼痴情地吻我
這有多好呵　好像在一幅油畫裡
和你步入教堂　彷彿那些紅的玫瑰
紅的薔薇　那些被人忽略了太久的
美麗的抒情　都正在為你
寂寞地開　甜蜜地開　絕望地開
小彬　我愛　我要為你造一座天堂
我要用天堂囚住你
不讓你再飛

九二年寄自西安

Impression

沿路擺設的是風是松？

無論前期的
你和後期的我
無非是
一脈相承的印象主義
甚至我們相信
那些陽光的小彩點
梵谷的樹
隱晦著我們某種淡漠的焚燒
苦苦戀愛著
天空

大鴉飛過金黃的麥田

八九年十二月二日
加州阿罕布拉

觸 —— 給 T

我調度自己
溶入仰望的座標
首先考慮
還是不要給你任何干擾
落日　楓林
記憶如床笫茸茸
軟草
溽熱時挑逗著癢

我的脈流沿住心跳
地層經絡
泓展肢體渾成
觸及
你
坐在我胸懷間
仍然孩子們手裡的風箏
從我眼眶飛
出
去

後記：這詩探討及你我常說及的生與死問題。這本是生命中最平淡的事，正如快樂和痛苦原是愛情必須兼備的因素。年少時的錯失、中年時的再遇相知，無論幾多憂患，現在我們都只有感慰。心是一椽小廟，你去了或我去了都祀有神在。

冬日之飲

飲下我
飲下一道跌宕的火
冬日冷冽棲遲衣袖之外
陽光軟軟蓮行
系列展覽
從血管婀娜至
你頰間
是莫內的印象日出

果然
你的感覺不錯
是我、呵氣、體溫
如一罈冬酒
以泥漆封口幾經節令密藏
遂有色如琥珀
且快意如刀
沒入宛轉柔腸

俄而你的感應靈驗
那是我吧
遽遽然覆身斗篷、呵護的
手套、盤摟度熱頸巾
須臾不忍離去
在冬日的冷冽裡漫行
一卷詩集久久握著
的背面
因爲火遺有汗漬的三痕指印

九二年十二月四日
給你寫的生日詩

示　眾

我身配木枷
穿過十里長街

目光觸及的地方
都有我的親人
他們淚光盈盈

向我拋擲石子
雞蛋和口水的
也是人民

端給我最後
一碗酒的女子
令我心如生鐵

在酒碗的明鏡中
我比劊子手
更加雄偉

囚車駛過　鑼鼓喧天
鑼鼓喧天
我出東門朝東

砍下我的頭顱
你也看不見血
我絕不喊：

二十年
又是一條好漢！

刺殺薩達姆

今夜我將行動
乘一只鋼鐵大鳥穿過
幾千里星空　向西
穿過沙漠和海洋

孤鳥單飛　我也要
穿過平地上擁擠的夢境
穿過你們的等待

今夜我的黑頭髮
把萬手之手伸向黑暗正中
我滿臉黃泥般的皮膚剝落
白骨骷髏　鮮血梅花
今夜　我身懷使命
要替人類說話

今夜我的憤怒無邊
宰殺最後一只愚蠢的猴子
他攪亂地球村落的寧靜
也打破我內心的秩序
今夜　我只替人類說話
不代表我沉默的國家

半　坡

半坡是一面大坡
從我深居的長安城
向東　驅車而行
在游人的簇擁中
我無法走進它的內部
周圍是幸存的田野
和秋天的野菊
都是黃的
還有我滿面塵土
車子拋錨
彷彿遍地磁鐵
我不知這面大坡的
另一面遠在哪裡
只知沿途返回
是下坡路
人走著
會輕鬆愉快

九二年寄自西安

對話與涼意 —— 致《原流》詩友

商外之河

群山之中　雲覆蓋著夜
一條船駛過的浪花
是永恆散滅的軌跡
溶進黑暗　澆鑄鐵冷的心

偉大的寂靜
在洞穴和地心裡
吮吸千年悲歡
繞過峻嶺
曲折流去
背向那些渴望填平的
光亮中的坑坑洼洼

讀迪安信

秋天下第一場涼雨的時候
你的信就來了
滑溜溜的信紙反射燈光
就像第一次拜訪時
你的光頂那樣刺眼
不容易讓人看清楚
你眞正的文字
秋天才來了一陣子
就感覺離別了千年
總盼望秋雨一樣
你那些涼透紙背的詩句
「英雄們的眼淚」
撲簌簌由天而降
砸在我那張夏天裡
被拼音文字的海水
腌得發腫的臉上

但是你說
「秋天
比秋風更冰涼的
是我們的血
如鐵板
葉子
當雁
當浮雲
化石」

你
就這樣
用禿頂
把陽光反射到
我的窗外

白雲詩之一

水南鄉間的池塘邊
樹木稀疏　庭園簡單
晴天有點潮濕
雨季不算涼快
就這樣書架上的書
不常常翻翻很容易發霉的

你
任它們一直擺著
一有空就下棋
不刮風
不降雨
每天定時上班　定時回家
娶妻生女　在院子裡
劈上一大堆木柴

因此我看炊煙
向天空升騰　凝聚得龐大
在太陽底下
卻因爲離地面很高
即使影子很寬廣
同時很淺淡　淺得幾乎沒有

白雲詩之二

星期天　夏季涼快的池塘邊
水草叢中　有一陣風
像鴨子一樣游出來
時而品呷一口葉子　弄濕了
又往水面刮去　明知道這樣
是抓不到魚的

正午來去的時候　樹蔭的手
蹣跚地爬過西和東
我想　它大概這樣穿透陰陽的
那麼樹又如何呼應天空呢
儘管我喜歡伏地聆聽
也只收集了一些其他的聲音

因爲上班的那條小路
一點水份就容易泥濘
所以我常常望天
看白雲散散聚聚
當風帶潮氣吹過來
趕緊戴上帽子

岸　曾與對岸同行

我想起那片呼聲那雙風沙中的手
小島四面環水
命中注定要湊熱鬧

那已經是夏了
滿地的青果子
啃風好過啃書本
森林遮不住太陽
然後就是海鷗撲打浪沫了
隔岸觀火觀淚

原諒我
原諒我
再不要原諒我

與張夢華觀河

每一塊土地
都有些頗有名氣的水份
所謂的漂移
似乎是一塊雲撞向另一塊雲
一些皺紋抹平了　空出的天空
不僅僅爲了再生一些皺紋
空氣有時候乾燥一點　有時候潮濕一點
最會枯竭的只是人類的心靈

灰沉沉的水泥廠外
沒看見河流很久了
它隱隱約約地平行
於城鄉與生活內外
歲月和浮萍其實與它無關
偶然一陣子喧囂
那是天與地最混沌的時候
那瞬間才有人把思路放遠

一旦洪峰上漲
所有的腦袋都被淹沒了
白茫茫的宇宙那時非常均勻
像涼雨　洒透人們苦旱的記憶
到底河面如鏡的日子居多
讓礁石清晰地自憐
於是我們隔岸而立
各自拖著影子歸家

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爲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謄寫清楚，並註明眞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甫沉的詩

我在瑪曲

我扶著黑頭髮的草原，在瑪曲
我眼含水晶的月亮，在瑪曲

母親，我今天從故鄉來到這裡
我所看到的只有月亮和草原
它們安靜地守著我
像我的兩個深情的姐妹

我認不出瑪曲的黑夜深處
那些更黑的地方
我緊緊抱著月亮和草原的瑪曲
抱著空虛和荒涼
朝你張望

遠方的母親
你知道月亮是什麼？
月亮是划船而來的啞女
裹著被風吹破的紗裙
你知道草原是什麼？
草原是人類最後的一張床
是時間，是回憶

今天我在瑪曲望你
我在我心裡的心裡望你
我已分不清
哪個是我，哪個是瑪曲
我只有緊緊地抱著月亮和草原
坐著黑夜，想著歸期

九一年二月於甘肅瑪曲

夢詩的詩

秋・樹・老人

1
秋在後園築起了巢
收容流浪的葉
這被疏視有色彩的世界
爲了逃避狂風
夜夜喊回歸

2
樹對根說冬天的寂寞
長眠不是辦法
裸舞之醉因
地心有早春的一絲溫柔

3
秋，樹已擁有了此刻
嘆息因今昔已非？
曾領導，曾階下囚
老人漏說了私心的故事

九二年十一月麻州

心妙的詩

愛

仰望十字架懸掛空宇
愛化成驟雨
淋下，不想撐傘
好讓您的愛浸濕
洗滌我身心的罪孽

觀音凌波踩雲而至
飄飛紅裙掩我
那串百鳥歸巢揚起
清脆的歌謠盈耳
晨昏醒醉中渡我

甘飲天庭滴落的妙音
跪伏裙下待柔柔千手撫摸
我捧著憔悴的頭顱
奔入雨裡
在您至純至眞的愛裡懺悔

九二年十月墨爾本

非馬作品

雨天入水都

我們一走下遊覽車
嫵媚多情的威尼斯
便迎了過來
伸出無數溫柔的小手
要把我們攬進
她的懷裡

有備而來的女士們
這時候紛紛探手入行囊
掏出雨傘
把眼睛發亮嘴巴張得大大的老伴們
一個個
給勾了回去

1992/5/7

拜倫神像前的遐思

多少個年代過去了
你就這樣站著
站在自身的永恆裡

那些被剝奪了紙筆的囚徒
只能用灼熱的目光炙烙暗無天日的牢壁
一句句
默默
在心裡
寫詩

但你有廣大的天空
而風衣下
少年的激情似仍未冷
你扭過頭去
眼睛定定瞪著遠方
現實醜陋
你寧可
緬懷過去
或瞻望未來

或者你只是在傾聽
日夜沈思默想的果實
此刻正在夕陽裡
在一個愛詩者溫煦的心中
篤篤墜地

1992/6/3

新大陸叢書書目

1.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2.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3.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4.劍鳴詩集
　詩集　劍　鳴　編輯中
5.陳本銘詩集
　詩集　陳本銘　編輯中
6.越華新詩選
　詩集　編輯中

郵購新大陸叢書每册美金五元，國內請加一元、國外二元郵費，訂購地址爲：
P.O.BOX 3338 ALHAMBRA.CA 91803 U.S.A

李國七的詩

島的聯想

是山，是海，是花花草草
我感覺寧靜在這座陌生的島
有人垂釣，在島的西岸
有樹桐車運載軟木到碼頭
船是休息的地方

夏天和陽光一起停在盤旋的山徑
停在野草莓成熟中的果子上
停在吱吱叫的鳥兒的前後左右
勞力與酬報的競走一二三四哎呀呀
我問過疲憊的人移民族的得失
希臘與意大利的醫生工程師
捨棄國內的銜頭地位
這片 土地上的拉攏生存可值得嗎

當然生命存在的答案沒有人是一樣的
忽然想起廿八歲的自己廿六歲一女子
我們的追尋其實也不特別
如意不如意的跌跌撞撞
風雨的替換漸濃的滄桑
曾經勇敢，我們來去自如
亮麗的胸懷，自由自在草場上的放歌
隨天氣，隨季節
貼緊悲喜哀愁生活
快樂的事少些，悲哀的事多些

但我們還是會堅持下去
一二一二，向前
事實上我們也不能後退

九二年寄自馬來西亞

石上帆的詩

畫梅者

梅影疊疊從意念中逸出
三百朵　又三百朵
寫一種精神
淡墨濃墨　梅朵梅骨
畫梅者　在潔白的宣紙上
飄然物外
長鋒的毫端落羽紛紛

此時無聲
畫外的功夫在雪中飄
含蘊的意境
濺落一瓣瓣血潤的初春

遙憶古人的梅韻
士大夫的骨氣已彎成幾節
三兩枝枯了
四五朵淡了
病樹前頭
又有新芽勃勃而生

九二年寄自廣東茂名

顧敦軍的詩

失　卻

燈　本無狂碎
卻扯不住暮色四合時
　最後一縷霓霄
雲　走迷了歸路
摔下芭蕉滴答又響
毋用淚眼的哭泣
挑起了窗帘
　留不住背影
瀟洒而沉重
倩語的小傘
無力支撐
　任何一抹痕跡
簫跳出了的殘音
牽著風
　凝固了山崗
整整一個秋天
沒有一片落葉
唯　山崖邊那枝挺拔的青竹

九二年寄自湖北漢川

嚴力作品

我是雪

我是雪
我被太陽翻譯成水
我是水
我把種子翻譯成植物
我是植物
我把花朵翻譯成果實
我是果實
我被父母翻譯成生命
我是生命
我被衰老翻譯成死亡
我是死亡
我被冬季翻譯成雪
我是雪
我被太陽翻譯成水

再見了

再見了
我愛你但不愛你的失敗
在你腳邊踩過同一支樂曲的舞步
已學會了撤退
再見了
我看你最起碼還要爬三年
才能爬出療養院
所以再見了
你的枕頭沒硌醒你之前
就已硌醒了我
尤其是
你鞋裡那幾粒天生的沙子
根本走不順哪怕最平坦的街道
所以再見了
在你窮困而理想的果園裡
只有減價的陽光在叫賣
那些營養不良的果實
連蜜蜂都懶得給它們種牛痘
所以
再見了

九二年寄自紐約

伍榮作品

看　海

正是絢爛的初夏
我如擱淺的船舶
站在清晨的薄霧裡
憑枯萎的瞳孔品味苦澀
依稀望見些許鷗鳥的身影
優雅地舞蹈於潮來潮往之間

沙岸無垠且漸次明朗
款款細步的美人魚裸足戲水
淺淺的笑靨裡柔情盈溢
只是嬉弄著，想捕捉海的花朵
只是訝然於鱗光乍放的珠貝

我不禁太息，厭倦淺嚐輒止
便自灌血的腦漿上高懸風帆
年輕的魂魄突破軀殼
像那記雷動而初醒的蠶兒
咬破春衫，欲讀滄海爲桑綠

森　林

造訪一座森林
但見鬱鬱蒼蒼，落葉繽紛
不由想起一陣風、一陣雨
或者九顆驕陽
摒除雜念之後
我發動內功，以特異的眼力
洞穿所有覆蓋的僞裝
竟受到如此的感動：
根系交錯，相依爲命

九二年九月寄自福建福清

隨手翻開葉芝

一

一杯茶漬一壺餘香
五十與百步遂已百年
水的流紋如伊掌痕
溫柔如伊自在自足
咬文咀字何以論伊

一壺投影一張鼓翼
隨風而過歲月山光
剖讀風神水色
唯心唯物唯美
無非口實之見

二

掌痕之外一無所需
位置坐成一張輪椅
雙臂齊飛手足無聲
水流奔出岸外
無味無覺餘韻餘香
噴煙戒煙仍然是
口實之爭

憤憤不平以火點睛
目如枯井由水
瀝瀝而往
拼音造形無意之間
O 非 OK
語言文字暫且廢除
留下掌痕一切完成

三

隨手翻開水聲
掌痕依舊可讀
位置坐於浪峰
赤手空懸連根飛起
桃花柳葉臥游水面
萬葉落盡灼見始現

九二年七月廿六紐約

春遊歸來

遊人莫笑白頭醉
老醉花間有幾人

—— 摘劉禹錫

熱腸古道飛雪飛花
光直體內輻射而行
只此一步 · · · · ·
一步踏破萬山風雪

雲梯自動升降如虹霓
跋涉過千山萬水烽煙
急流滾浪
踏雪踏春自在自如

（回歸傳統之前
不是遊人必都浪子）

花雕陳香不冰不火
雕花的彩陶用以養花
飛手釋放滿天星斗
只留下殞石釀酒

橫笛豎簫醉舟散髮
故土原鄉山水依舊
形姿如我
枯枯瘦瘦且又浩浩蕩蕩

（步入古典之前
不是浪子必都遊人）

柳易冰的詩

感覺四號：

紅地毯○紅蠟燭○
而後想起蝴蝶

音樂幽幽柔柔築成巢
懸掛在古鎮的小樓

溫馨的燈火擊散人們白天的等級
自誇如金的沉默　進此門就呢喃
壘迭淡乳白色的安閑
不只爲情侶的專利

紅是情緒的燃燒　生命力
席捲地毯、燭火、安息煩擾的靈魂
請勿冷落斟滿紅葡萄的青春
爲生存喪失的自尊重又出來散步
生活
一束掛在灰樹上的乾稻草
追憶南方阿爾的太陽　追憶浸潮

桑小姐歌喉一如毛阿敏煽情
透過感傷傳遞不完美
匆匆飛走又豈止　蝴蝶

殘酷的窗口！

連修長矜持的胴體　濃妝淡抹的歡顏
連銀行存摺
連親筆簽名的詩集　漢字組合的鉛字
隨同這個快樂今宵墜入洞穴
煙飛塵滅　彈指間

再相聚燈下不再是今日的　我和你

1991/1/16寄自上海

古寒山作品

飲

拉開窗帘，流進一汪明媚
鮮嫩的風兒絲絲可餐
我沖好咖啡，便在杯中
默默充當咖啡伴侶
等你入室，等你品嘗
請不要理睬街上流行的歌曲
不要顧慮刮雪還是下雨
更不要考證世俗的種種定義
儘管用愛的湯匙調拌
把我一飲而盡
這樣，我就能溶進你的心裡
釀造源源不絕的甜蜜
讓你微笑地經歷酸辣苦澀
比藍天上的飛鳥更加美麗生動

抵抗思念

你別得意
我並不想你
只是把你的臭名字
寫滿白紙
再狠狠地焚之以火
然後面壁靜坐
任憑那灰燼似蝶
轟炸空寂的心房
雖然你粉粹了我的坐姿
景象一片狼藉
但我討厭你，逃離
突然間縮小的房子
以躲避你的幻影之圍攻
你卻太賴皮了
又滲進夏夜的風流
蕩漾樹梢與草叢
宛囀成涓涓的呢喃
四面八方沖擊我的禪心佛意

九二年寄自福州

磐石備忘錄 —— 我的某些禱告辭

(一)

我父
　捻燈時我又不經意讀到
　凶兆出現異象發生
　日月星辰失措惶恐的一頁
　那時我也不免惶恐失措不免
　可憐樹死花殤，記掛著
　曾經，我認爲可以永存的詩句

　但我又不免滿心歡喜
　在這個風雪將來的夜晚
　因爲您就是我桌上的燈
　因爲您既然給諾厄造了方舟
　也必給我
　我的惶恐，我的失措
　您都安慰

九二年十一月

(二)

我父
　果眞連一塊石頭
　最後也不可以依存麼？
　雖然，那是您的

　果眞連空中的鳥地上的草
　統統都不可能倖免嗎？
　雖然，這也是您的

　如果沒有甚麼可以倖免依存
　有力的手臂啊請把我也打發回家吧
　因爲好羊亡羊，全是您的

九二年十一月

(三)

我父
　再一次我又禁不住
　深深地跌入莫名的恐懼和戰慄
　爐火已暗，黑夜越燒越冷
　而我又剛好讀到
　一段段
　一行行
　祝福化爲詛咒的烈火
　那幫凶徒
　連同焚城的暴君終於
　把我最疼而您又最愛的
　牧人
　在鬥獸場中，在火燒柱上
　一個，一個，惡毒的凌遲……
　而我竟甚麼也不能作除了
　用無力的顫抖的手指
　從頭，輕撫著
　那一行行一段段
　最疼最傷的章節而且
　細想著我們堂裡的老神父
　每次，當他講到
　家鄉的羊和羊棧的命運
　我總是出神的
　揉搓著交纏的十指，爲了
　正爲了這相似歷史的詛咒從未止息
　父啊求您也眷顧
　我們和我們心頭的黃土地吧
　就好像您曾經
　以君士坦丁，祝福了羅馬

九二年十一月

勞鏞作品

手　勢

簡潔的鑰匙不難配製
可以反複開啓
同一把鐵鎖
錘練這枚
簡潔的鑰匙

寂　寞

支起兩只耳朵
不要讓它們搖晃
孩子躺在地上
老鼠跳進澡塘
黃昏來到我身旁

雨　季

陽光爬進走廊
妳要踩住它的腳跟
摸摸它的臉龐
準備好明天的衣裳

詼　諧

即令雨季過去
我也要出門
盼望下一個雨季
能夠遇見我的情人

他　們

遠方的朋友不請自來
請了又不來
打個電話接過來

九二年寄自江蘇吳縣

黎智經的詩

落　葉

秋來了
葉紛紛
帶著無奈　帶著
複雜的情感
倉倉惶惶
向枝椏道別
猶如生命
葉子　也輪迴
生生不息

一片片落葉
是一塊塊鉛
墜下心井深處
壓得心都喊痛
喊重　喊
難以負荷

落葉
令人想起故鄉　想起
最初生長的地方
多少的心靈都在沸騰
歸去吧
歸土歸根
歸去
該歸去的地方

一片葉子
藏一千個大千世界
釋迦王子看星星
看見了眞理
看見了佛法
我看落葉
看見了希望

明年春天
空空的枝椏
又將
茂茂繁盛

九二年十月二十五日於紐約曼哈坦

黃岸然作品

致瘋女孩

瘦弱的你一定被世界擠壓過
你一身雪白的衣裙
一定是羈絆你的純潔
把你拖入瘋境
你笑著我知道你一定哭過
你歡快地笑
我知道你一定被極端的痛苦超越
你瘋了
留下天眞的笑意在你成熟的臉上
留下童稚的光彩在你滄桑的眼裡
現在你是一只翩飛的白蝶
打著輕快的轉兒
你瘋了
別人都爲你悲哀
我卻慶幸
憂愁再與你無緣
你瘋了
以後的日子你都會
歡蹦活跳
唱著輕鬆的兒歌
你瘋了

少女的秘密

總喜歡在雨水滴答的日子裡
做夢　而沒有告訴任何人
那是少女的秘密
偷偷把它種進了花盆
一直沒有萌發
忙著上班忘了澆水竟沒有把它旱死 —

那一天我失手打碎花盆發現
它已經根鬚累累
仍沒有破土
然而花盆碎了
它沒有長葉子

九二年寄自廣東

格格的詩

9月26日・降下帷幕

月光沿著草叢
像一個人蒼白的臉
抵達我內心的經驗

我黑色的棕櫚
自紫藤之間暗自芬芳
像一片母菊
我被抵擋在高高的樹上
這個城市散布的飛瞳
恐怕就在此地燃燒了
其實秋天已經長滿烽火
在我決定要爲你點燃一根煙時
已被火圍困

這個夜晚的沉淪
讓我第幾次攤開花朵的手掌
可冬天又這麼及時
一條潔白的手帕上
飛去的是那蟄居的大鳥
身佩銅鏡
爲你掌燈
幫助你三月的魚群再次回到我的岩穴
我不想次第作愛
只想降下帷幕
讓果實過早地成熟起來

我要降下帷幕

九二年寄自四川綿陽

丘宜明的詩(Emily Yau)

舊金山的霧

落日向我辭別
用它獨特的方式 ——
在我案前的詩稿信箋上
灑下柔弱的光影，
無聲地喚我：
「Emily，不要太沉迷，
抬頭望望我 ——
我就要離去……」

我推開面前雪白的層疊
像推開海上的波瀾
孤寂地憑窗遠眺
在美國詩人作家居住過的
俄羅斯山崗上。

霧啊，遠處銀白蒼茫的霧
淹沒了我喜愛的金門橋
宛如滔滔江河
漫湧上與海、天
日夜廝守作伴的山丘。
霧，像洪水氾濫
沉埋了壯麗的大橋
與沉默葱鬱的群山。

我多麼想飛越 Russian Hill
去推走這迷漫一切的白霧
就像推開海上的波浪 ——
可是我卻不能！
唉，唉，北美的霧啊……

眞奇怪，爲什麼我描述霧
與我讚賞的卡爾・桑德堡
竟這末不同 ——
在我底中文詩裡
在美國文學大都會舊金山
衆人知曉的俄羅斯山崗上。

九二年十月寄自舊金山

余言的詩

爸爸、媽媽和我

先前
爸爸是一粒種子
媽媽是養料
我便是破土的幼芽

後來
爸爸是雨露
媽媽是陽光
我便是茁壯的禾苗

再後來
爸爸是天空
媽媽是大地
我便是飄忽不定的雲
無論我飄向何方
總在他們的
懷抱裡

九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寄自陝西

亮亮的詩

故鄉畫像

多少歸人
拎回
故鄉的畫像
畫中可有你
乍驚乍喜
尋尋　覓覓

朦朧的畫影
或是夢中人
再難叩問是否
你

隨著風的消逝
故鄉已遠
你已非你
我已非我

九二年寄自聖地牙哥

楊楓的詩

秒針走路

有一個軸
把我釘在一個圈子裡
於是我走路類似秒針
羨慕時針　無用
羨慕分針　無用
羨慕操縱時針和分針的發條
　　操縱發條的錶把
　　操縱錶把那大拇指和二拇指
統統無用

秒針就是秒針
秒針注定疲於奔命
—— 這是另一種束縛手腳的方式

秒針走 60 圈
才換算成分針的一圈
才換算成時針的一格

因此，時針比分針胖
　　分針比秒針胖
而秒針
　　當然比分針時針瘦多了

我是秒針的模擬者
那十二個路標
總是似曾相識
每天　我輕車熟路地走
隨時閉上眼睛
都能辨別立足點

我才發覺
所謂適應環境...
其實是一種厭煩　於是

我很想擺脫
釘我於圈子裡的那個軸
想像那個軸將我某部位釘出的
　　那個眼正好做針鼻兒
便暗自慶幸
秒針可變成紉線的針
去縫自己那看不見的傷口

九二年寄自黑龍江

周玲的詩

流亡曲之三：著陸

當我望見陸地
是那麼驚訝又高興
雖然虛弱又疲憊
希望
郤燃燒在心裡

那是兩個陸島
美麗、青翠、寧靜而幽邃
閃爍在晨曦中
那將是我們停泊的海嶼

向前進！
水手在歡呼，人們在歡呼
淚水
滴下了衣袖
五日五夜了
終於吸到自由的空氣

向前進！
水手在歡呼，人們在歡呼
所有的煎熬算得什麼
看！前面是沒有野獸踐踏的土地

寄自加拿大

除　夕

父親對我說
年張開大口黑漆漆
Monster 吞沒了歲月
我對兒子說
我們只好在它燈火通明的肚子裡
大聲
　祝福

壬申年正月

七　夕

鬚髮唇齒果眞應約回來
牧星的姑娘擺渡去了
新月悄悄搖醒我
聽一夜灼灼情話
銀河無岸，我難予置信
誰又許下美麗的諾言

九二年八月九日

中秋月

一推門
鄉愁難免會撞破
但重圓後的
鏡片　倍加鋒銳
削去夜黑的，燈黃的
層層肌膚，痙攣一地
入籍當初的驚心
誓約

壬申年中秋

萬聖節

神按照自己
造人
人也按照自己
造鬼
郤因要戴上面具
才能隱藏兇相
又教小孩沿門挨戶問
Trick or Treat

九二年十月十五日

感恩節

這是火雞的節慶
而它們是虔誠的善信
理髮　沐浴　盛裝赴宴
舉杯謝過　神恩
肢體肥美　異教徒
性交　繁殖　相互擺置
在地球這個供案上
輪迴……

九二年十一月廿六日

下雨天

雲在天空從没有爾虞我詐
一高興便用雨絲結網撒下
不理會我們是不是
魚

而我們的確是魚
永遠提防著別魚的眼睛
落網時終於翻了一翻

九二年十一月一日

觀天記

傳說
恐龍因爲尾大不掉
而漸成蝌蚪
然則　青蛙
是否因爲去了尾巴
而樂得坐井

一鳴
天
　空

九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李塵的詩

嬰　兒

盤古開天是個迷人的故事
老舊的神話盛放著花苞
就在一口深井靜靜的紋波中
我們忍著創痛汲取第一滴血

血像流瀉不止的喜怒哀樂
在每條微血管根處迸散
然後我們終於體會花開花謝
都是同樣姿態，同種心情

心情已經長滿青草蔓藤與果實
清淡的風景依然站在遠方
隔著一片汪洋，幾座高山
那是觸摸不到，呼吸不到的故鄉

他是我們的孩子，赤裸著肢體
斷臍帶時刻正是黃昏上路的渴望
暈紅的暖意在周圍百哩擴散
正如花苞盛開，盤古初爲人父的喜悅

寄自洛城

林法珍的詩

春　雨

春雨淋濕了村莊和
飛鳥的翅膀
使通往遠方的路變得泥濘
使遠方一片空茫

春天的雨絲　編織著綢密的網
把一顆流浪的心
網在家鄉
春天的雨　像母親的淚花
使浪子打消遠游的念頭

九二年寄自福建

華瑋的詩

《我只要……》

我只要守住一個家
四面牆
兩把椅子
一張餐桌
我只要守住一個家
四爿 壁
兩個思絮
一股無奈
我只要守住一個家
四條界
兩面國旗
一個天空

九二年寄自明尼蘇達

朱紅燕的詩

城市與旅行

人們用錢和水泥
將自然和進步隔開
越開越大的窗口
也用褚色玻璃裝飾
再掛上重重名貴的窗帘
壁上還貼滿漂亮的山水畫
然後　人們擠出時間
花錢去看自然

九二年寄自深圳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爲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爲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保證詩的薪火相傳，歡迎同好者加入爲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成爲本刊同仁，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00，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之出版。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P.O.Box 3338 Alhambra,CA 91803 U.S.A 聯繫。

我喜愛的英美詩

非馬譯

孔佛德 (1886– ?)爲達爾文的孫女，丈夫爲劍橋大學古典文學教授。擅寫抒情詩，出版了七、八本詩集。一九五八年獲英女王詩獎。

吉他手調音

用專注的殷勤他俯身
向樂器；
不是以征服者的姿態
對弦與木發號施令，
而是如男人向他心愛的女人
細聲甜問
有無重要的小事要說
在他們，他同她，開始演奏之前

求　婚

三天來我一直夢到她 ——
四隻手，四條腿，駝背，黝黑。
我看到她一跛一拐便認出是她。
抓住我，她向我求婚。
圓滾滾，沒有頭，鱗斑斑，
她的可愛使我驚異。我馬上
答應。諸位女士先生，我的妻子。

回　憶

我父親的朋友有一次來喝茶。
他又說又笑，還同我講話。
可是過了一個星期他們說
那和藹紅潤的人死了。
「好可憐…」他們說：「這麼個好人…」
我也說：「好可憐」；可是
在我心底我驕傲地想，
「我認識一個去世的人。」

克雷潑西 意象派詩人。生平不詳。

耐阿瓜拉

—— 十一月某夜所見

多麼脆弱
在萬股
奔騰的激流之上懸掛著，
渺小而蒼白的晚秋之
月。

三和音

這些是
三件靜物
落雪……黎明前的
時辰……剛死者的
嘴。

預　兆

就在此刻
從怪異的
死寂的暮色…一般怪異，一般死寂…
飛出一隻白蛾。爲什麼我變得
這麼冷？

十一月之夜

聽……
微弱乾燥的聲音，
如過路鬼魂的腳步，
霜脆的葉子，自樹上掙脫
墜落。

戰爭與詩

劍鳴譯

一個護士的輓歌

我看見年輕人眼中的驚怕
某種死亡的恐懼
我聽到哭泣
出自　受折磨的靈魂
出自　一度非假的夢

我摸過一個死人的臉皮
一個冰冷　不可寬恕的結局
我嗅到血與腐臭　來自
那些曾做過孩子的男人

我嚐到苦澀味　有如悲劇滋生
一場愚昧的戰爭，最好
不外是以爲自己知道
什麼是躺在前面
但那種念頭已全佔了我的腦海了

珍尼・吉魯士・維特娃

屍　堆

屍堆疊起高高的 —
對他們來說已是完了 — 他們不哭泣
—
黑暗的尼龍袋拉上拉鍊後緊緊密密的
他們已不打仗　也不戰鬥了

但我們仍在這裡 — 活活受罪的 —
留下來對今天憤怒的回憶作戰 —
爲了安全　我們已把炮彈也拉鍊了
藏在我們的世界 — 活生生的地獄內

因爲我們已一無所有
失去了這一場贏不了的戰爭 —
失去了傳給下一代的財產 —
願我們的下一代更精乖些　能識破那
些
曾使我們堆屍如山的謊言

賓尼・吉圖威勞

詩兩首

Ⅰ、7 X 12

星期一是一粒粉紅橙色的瘧疾藥丸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
期日 — 是一天①
星期一是一粒粉紅橙色的瘧疾藥丸
一個神靈交流的儀式代替另一個

Ⅱ、倒敘鏡頭②

天藍的星期五
在白色的一列列建築物後面的
南中國海
一排排銀色五角形在水上閃光
懶洋洋的破浪人取擇了灰色的波濤

假如是一場戰爭
爲什麼我在吊床中搖曳著
塗我的指甲珊瑚色
企圖在日光浴中晒黑？

沙龍・格蘭特

譯者註： (1)原句英文是“Tuesdaywednesdaythursdayfridaysatardaysunday was a day”。讀來有冗長、苦悶之味，可見當日參戰的人士之心境。
(2)原文“Flashback”是一種電影術語，在敘事時穿插往事回憶等鏡頭。

詩　記

◎嚴力

詩歌被冠以「後現代」、「後古典」、「新浪漫」等等的名稱，并又以此名稱的定義進行幾乎是無休止的討論，我一直不感興趣。對一個寫詩的人來說，「當代詩歌」就足以解釋了。要努力去做的是創作。對於那些研究詩歌歷史的人來說，他們必須把某些時代特徵與以前的聯繫起來。所以必須用一個符號來計算，於是各種符號便出現了。如果當代詩人看見了這些符號之後就去尋找自己屬於哪一個符號的話。那麼，首先他要去了解這個符號所屬的類別，而符號總是有把個人變成大衆化的嫌疑。我相信幾乎每一個有其個性的詩人都會認爲自己是獨特的，與衆不同的。那麼，也就不應該去把自己歸於某個大衆化了的符號之下。而我相信許多被歸類的詩人們也許只是在某些題材上相同，但表現方式和用語結構完全相異的。也就是說歸類決不應該是題材上的歸類，除非是解釋性的符號。例如愛情詩和環保詩等，是明確所指的。而我現在所說的是抽象的哲學的符號，這些符號并不能用一首詩的內容與風格來定爲標準，因爲每一首詩本身具有的多向性創造了從中得到不同享受的觀衆，詩沒有研究者所限定的那種標準，那種標準只爲了研究者的那篇文章所服務的，它爲了能使我們看懂那篇文章，而常常并不是爲了讓我們順著研究者的思路看懂被研究的詩。因爲詩是多向性的，各人有不同的收獲，每一種收獲被冠以符號的話，就會產生「後現代」、「後古典」等等。所以我們會發現這種符號是無止境的，所以是不重要的。

如果讓我就某一首當代詩進行鑒賞評論的話，首先我不把自己的收獲冠以一個符號，因爲并不需要把收獲再抽象，就好像我數列了各種風景之美之後，最後又說這是「後自然主義」。當別人問起「後自然主義」時，我又要重新數列各種風景之美。總之，重視符號本身是一種虛榮的惡性循環。當代詩人如果太重視別人（常常是研究與評論者們）的文章歸類的話，到頭來總會發現自己進入了一本獨裁者的字典。既非個性又非大衆化的狀態，狀態好一點的話，也就是研究與評論者較爲注重社會與時代的話，就進入了大衆化，但這種大衆化對於創作者來講是重複和固定，決不是創造與創新。

九二年九月寄自紐約

詩　訊

詩人雁翼近況

似乎，今年是雁翼的豐收季。出版了三部詩集，一是台北文史哲版的《花之戀》；二是廣州花城版的《女性的十四行詩》；三是英文版《愛的思索》；紀錄他的監獄生活的《囚徒手紀》和抒情詩集《詩的隨感錄》正在出版社印刷之中。明年，中英文對照詩集《人生悟語》、《情史十四行》也將出版。

由於雁翼的文學成就，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授給他“世界傑出文學家”證書，事績載入《世界名人傳》第四版之後。今年又被選爲英國劍橋國際名人傳記中心副理事長，並授給他銀質勛章。香港廣大學院文學研究所禮聘他爲“世界文學研究院”終身研究員，美國的世界文化藝術學院授給他榮譽文學博士。

92/11/18 裴珂

江蘇文藝出版社
編選《跨世紀詩庫》

爲了展示當代中國新詩和海內外華人詩的每一年的創作實績及走向，撿閱走向21世紀的華文詩的陣容和水準，並爲選拔諾貝爾獎獲得者詩人提供參照系，江蘇文藝出版社著手編輯出版年度詩選《跨世紀詩庫（1）》、《92華文詩精選》。

《詩選》將從國內和海外華人的數百種詩刊、詩報和綜合性文學期刊、報紙副刊上，精心篩選一年的新詩精品和不同風格流派的代表作。《詩選》編委會由全國和海外著名詩人謝冕、李瑛、牛漢、鄭敏、舒婷、昌耀等組成。請詩刊、詩人從1992年起，逐期寄二份樣刊及本年度出版的詩集二本給詩庫編委會資料室，並提供一百字以內的簡介，包括創辦時間、主要成員、宗旨、活動情況、創作成就和通訊地址等資料，以便選取佳作和總結一年的詩歌成就。對提供上述資料的團體和個人，該社將回贈本年度的詩選。

通聯地址：
224002江蘇鹽城市人民中路18號 文海

跋涉者的自白

—— 序柳易冰詩集《太陽裡的島》

◎呂　進

特羅格普說過：「詩人立場的第一需要，是使自己討人喜歡」。

將柳易冰《太陽裡的島》的最後一頁掀過去的時候，我自問：「喜歡這位詩人嗎？」回答是肯定的。

《太陽裡的島》并不是以媚俗來討得讀者喜歡的，它之所以打動了我，是因爲詩集裡有一個眞實的人生。

人人都有一座太陽裡的島。在人生艱辛跋涉中，詩人柳易冰的這座島給人解脫、滋潤和慰安。

人生多的是苦澀。難怪初生嬰兒對這個大千世界的第一個反應是：哭。而笑，就得「學而知之」了，這笑或許多少帶著點兒做作吧 —— 它似乎不能算是人的天性。詩因此也是偏於愁苦的。鬱積已久的不平之氣，總是比瞬息即逝的歡愉之情更爲深刻，發之爲詩，更易「驚心而動魄」。辛稼軒說：「爲賦新詞強說愁」，不就是把「愁滋味」當作詩滋味的別稱嗎？柳易冰的詩展現給我們的不是輕薄的歡愉，而是人生只淀出來的苦辛，這是詩的深度之所在。詩人用非常（我有下字十分審慎的怪痴，這個「非常」一詞不是一時的隨意走筆）圓熟的詩筆營造了一個新穎、成功的意象，這些意象似乎都有那麼一股迷人的苦味，就像詩筆下的咖啡一樣：

不明白過去我們何以沒有相信
多風姿多調式複雜性格的咖啡
原是人生

詩人一種對於人生的驚奇。詩人的苦澀的驚奇并沒有直白地喊出來。他懂得節制，他懂得冷抒情，他懂得：對於一個詩人，使用他正在抒發的感情的名稱是最不光彩的失敗。他的詩情得到了豐富的表現。就拿開卷第一首的「小屋，白壁小屋」來說吧，對人生的這個「省略號」的吟唱眞是鮮活生動啊。本來，這樣的情結應當是很爲普通的情結，但一到柳易冰的筆下，就閃出了光亮，發出了喧響，獲得了重量。詩人有著「著色的聽覺」、「視於無形的」視覺，在「五官開放」的夢幻中將那「揮之不去」的眷戀與思念定位變成了詩。

而且，柳易冰的詩總是有著很強的節奏感。這首「小屋，白壁小屋」亦乎如此：

夜錘拉彎北斗勺柄，故意
繞道騎車看一叢漆黑輪廓存在
明知門窗已睡　柔聲已寂
聯想之熒屏
有工地挽臂之散步
約定之車鈴
散於夢境　祝福

讀來朗朗上口，最後孤零零下一「祝福」，有如小夜曲演奏的最後一聲曼陀林。妙極了！柳易冰的詩章幾乎都是如此。讀他的「苦苦苦咖啡」你會想低聲吟詠；讀他的「跳動的黑火焰」，你會情不自禁地產生隨著「路易路易路易　我的兄弟」的節奏跳舞的渴望。中國新詩正在完成從傳統到現代的過渡。依照我的理解，這種過渡絕非由詩向散文的過渡。詩是音樂化的人生體驗。非體驗化、非音樂化都會導至非詩化。換一個角度，詩美的本質在於體驗性與音樂性。「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經・關雎》這傳之久遠的名篇，如果去掉音樂性，將意思轉述成現代散文：「漂亮的小姐呵，少爺和你是好一對兒」還能歷久不衰嗎？柳易冰的詩有著鮮明的節奏感，而且，這節奏感是現代的，這正是他的詩的魅力之一。

詩人柳易冰已經寫詩多年，我至今還沒有和他謀面的機會。但是從鴻雁往返中，我體會得到這位被詩弄得死去活來的詩人的一顆冰心。他早在六十年代就在蘇聯和東歐發表詩作，近年來東南亞的一些報刊又刊發過他的一些作品。海外的好幾位詩人對他有所看重。台灣旅美詩人秦松先生曾在給我的信中鄭重地推荐過他。可惜的是這樣一位爲詩獻出了最寶貴的年華的頗具詩人氣質的詩人至今在海內不曾引起更多注意 —— 儘管他獲過這樣那樣的榮譽與嘉獎。在「台灣詩人秦松印象」一詩中，柳易冰寫道：

彼岸的藝術村恐也有霜寒
他兩鬢他口鬚沾有紐約街頭殘雪

這是傳人之筆！秦松的外貌與神韻活脫脫地奔我而來。請細心的讀者留心第一行的那個「也」。但愿這個「也」是能漸漸消隱，但愿我們這個國度裡的一群英才都能享受到春的愛撫。

1989年4月13日於重慶
西南師範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

名詩人介紹

談沃葛特

—— 獲取一九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黑人詩人

◎劉耀中

在哥倫布登陸美洲大陸的五百週年，和美國太空總署在浩瀚無垠的宇宙銀河系的四千億個星體中，搜索外星人ET隱匿所在的今天。世界上又發佈了一個喜訊，1992年諾貝爾文學獎『聖路西尼』之光的榮冠，落在詩人達瑞克・沃葛特（Derek Walcott）頭上了！他的故鄉聖路西亞在一夜之間，因他們的詩人而舉世聞名。加勒比海文學得到國際性的肯定，是值得驕傲的。瑞典皇家學院在頌辭中指出：「達瑞克・沃葛特的詩作，大量散發著光和熱，並具歷史眼光，是多元文化驅策下的產物。」當瑞典T.T.新聞社通知正在美國波士頓的沃葛特這個消息時，他感到異常震驚：「爲什麼是我？還有很多的作家比我有資格獲得這個榮譽。單就加勒比海地區來說，奈波就是其中的一個。」過了一個小時，又接到瑞典皇家學院的電話通知，他深感榮幸和感動。這是他四十年的心血、辛勤耕耘，應該得到的獎賞。

詩人的生平與寫作

這位西印度群島文化先驅者，身上同時流著非洲人和歐洲人的血液。1930年1月23日生於西印度群島的聖路西亞島。位於加勒比海的小安地列斯群島，面積616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2萬，是英、法、西班牙和當地方言的多語種，多元文化的聚合地，1979年脫離英屬而獨立。

沃葛特早年喪父，由當教師的母親撫養長大，母親時時教導他要多讀書。他曾在聖路西亞島的聖瑪利學院攻讀，後畢業於牙買加首都京斯敦的西印度大學。畢業後，在千里達工作了很長一段時期。而後到美國波士頓大學任教至今，已有十年之久。

沃葛特結婚三次，有幾個子女，他重視家庭，對子女有感情。他熱心於幫助黑人作家寫作，所以他想撥一筆錢資助他們，其餘部份用作子女上大學的教育費。

沃葛特的作品，多半取材於故鄉的歷史和風土人情。由於西印度群島沒有自己的文學傳統，因此必須以英美文學爲藍本，以英文作爲創作語言。但是他巧妙地將本土語言文化的特點，移植融合到英語文學傳統的洪流裡。雖然有人批評他「英國味道太多」或「有些用語太地方化」，那只是見仁見智，各家所見不同罷了。

他從不追求流行的潮流，而是遵循著自己的風格去創作。行文如行雲流水、純樸自然，富有古典的高雅和華麗的氣質。他原是以水彩見長的畫家，所以他的詩是以畫家敏銳的觀察，結合詩人豐沛的靈感而成。以明暗的對比，刻畫出實體的逼眞，詩情畫意，使之完美而和諧。筆情墨韻，生趣盎然。情景交融，深邃雋永，帶著感人的人情味和激勵人向上的意緒。他的作品既是詩，也是畫。他既受西方古、今文學家的影響，也受到中國古詩的啓發。他喜歡李白的詩，他欣賞中國古詩的明澈和寧靜。尤其認爲中國文字的簡練達意最爲可取，而非英文之可及。

早在三十多年前，英國著名的詩人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就誇獎過他：對英語及英語內在奧秘的理解，以及駕禦能力，比大多數在英國出生的同輩詩人更是運用熟巧。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詩人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稱他是當代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作品簡介

1962年在「綠色的夜」裡反映了西印度群島的生活樂趣。

在西方文壇上，敘事長詩沉寂多時之後，沃葛特推出長達四千多行的自傳體敘事長詩「另一生」，使讀者眼目一新。這首詩在英國獲得了「甘貝爾獎」，七十年代末獲得英國國際作家獎，1986年獲得「洛杉磯時報」的獎金。1988年獲英國「史密斯獎」和英皇后的金獎。八十年代中獲得美國麥克亞瑟基金會二十五萬美元的獎金。

他一向認爲詩歌的源泉，發自內心的矛盾。他喜歡歐非混血的克里奧爾（Creole）人的傳統。因此取材於加勒比海群島克里奧爾人的生活，採用克里奧的方言神話寫成「奧摩洛斯」詩集，提倡克里奧爾人的文化，於1990年問世。這本詩集可與希臘詩人荷馬的「奧德西」相媲美。

在戲劇創作方面有：1970年出版的「猴

山之夢及其他」，描寫加勒比海群島的風俗和黑人的根，受莎士比亞的影響，富有神秘的想像力，對自己歷史的認識，熱情奔放富有生命力，民族尊嚴和智慧，表露無遺。

1978年「沙維爾的小丑及噢！巴比侖」

1980年「回憶及默劇」出版後，又將它改編爲電影劇本。

沃葛特不但自己寫劇本，也熱衷於導演和製作。最近在斯德哥爾摩導演他自己的劇本「最後的嘉年華」並被皇家莎士比亞戲劇公司爲新劇「奧德西」聘爲顧問。他提議把加勒比海的音樂和方言搬上舞台，以適合現代多元文化觀衆的趣味。

現選沃葛特三首詩與讀者分享。他體會到搖擺舞曲中的歌詞也是詩歌，所以他認爲把詩句配上節奏，會更臻完美。

仲夏 (1984)

仲夏來臨，
貓兒打著呵欠。
樹上的葉，覆蓋著塵粒，
汽車熔下來。
似火爐的熱氣，
使狗兒蹣跚。
國會大廈，重新油漆，
呈玫瑰的顏色，
圍繞著伍得福廣場的欄檻，
暗紅的血一般。
這烤箱似的小巷，令人窒息。
一個等候仲夏閃電的人，
猶如武裝的哨兵不耐煩地
等待著「劈啪」一聲槍響。

阿肯瑟州的證言

我記得這些城市，我從未
見過。
是的，銀色脈絡的維尼斯，
列寧格勒，
棕色的回教教堂的塔頂。
巴黎，
印象派的畫家要把
幽暗變成陽光。
啊！被毒蛇纏繞著的
印度海德拉巴小巷。

亞當之歌

人們依然在唱
亞當之歌
不願意把世界輸給毒蛇
爲夏娃而歌唱
違背了他自己的咀咒；
在世界的黃昏裡
他在歌唱
和平的王國裡
美洲獅豹的眼睛
閃著亮光
離開森林，走向死亡
他歌唱，他害怕
神的嫉妒
那代價
就是他自己的死亡。

這些詩，反映了沃葛特受諾斯替教義（Gnosticism）的影響，諾斯替教認爲創造世界的上帝，是一個拍拉圖哲學內的劣神造物主。沃氏崇拜光，「諾斯」（Gonosis）則認爲每個人都應該有火花，如：閃電或眼睛裡的光芒，皆屬於象徵性的火種，所以有光亮的人，都可以得救。　基督教沒有向人們揭示，爲什麼在上帝所創造的世界裡，仍然有折磨人的煩惱。因此有些西方的知識份子，常常在諾斯替的教義裡去尋找答案。

沃葛特爲生計背井離鄉

對哥倫布的功與罪，衆說紛紜，甚至連他的白人子孫也有人要重新評估，予以定位。當然，如站在歐洲人的立場上，他是偉大的航海家，是改變歷史，有膽識的英雄人物，是他使歐洲和美洲有了第一次的接觸。然而也是他，使土生土長的原居民，身受生態環境的破壞，遭受白人的殺戮，造成亡族滅種之痛。殖民主義留下的災難，使人類至今沒有完全擺脫種族歧視的厄運，但是美洲原居民的自主意識已日漸覺悟，以歐洲人爲中心的一霸天下，已成過去。所以對哥倫布的責難此起彼落，也就不足爲怪了。

沃葛特出生的牙買加和長期工作過的千里達，都有哥倫布500年前遺留下來的足跡。他看到有些黑人像往日猶太人一樣到處漂泊，雖然在50-60年代民權運動蓬勃發展，使黑人處境有所改善，但距眞正的目標，還有差距，所以他渴望在西方文化中有黑人文化的位置。無論他走到哪裡，他的創作仍然以自己的故鄉背景爲基調。他說：「我是念英國文學長大的，但我發展出來的，是自己的視覺，不是英國的。」

沃葛特素來以一顆樂觀、寬宏、博愛、包容的心對待世間的一切，這也許就是他成功的秘訣。

沃葛特的民族自尊心很強，熱愛自己的家鄉。但是爲了生計，不得不背井離鄉到美國去發展。他並不是羨慕美國大都市的繁華，厭倦本土的單調與平凡。而是因爲在自己的土地上，出版商很少，不能依靠寫作來維持生活。現在，他剛剛拿到美國的綠卡，可以在美國工作與居留了。

九二年寄自洛杉磯

詩刊推介：

創 世 紀：總編輯洛夫・台灣台北市莊敬路 197巷10號5樓
笠 詩 刊：白萩主編・台灣台中市崇德路一段 85號
秋水詩刊：涂靜怡主編・台灣台北市郵政 14-57 號信箱
新　　陸：楊平主編・台灣台北內湖郵政第96號信箱
詩雙月刊：王偉明主編・香港西營盤郵政信箱 50431 號
華夏詩報：向明、野曼主編・中國廣州市文明路 211 號
一行詩社：嚴力主編・FRIST LINE P.O.BOX 418,N.Y,NY 10013-0418

※ 編後隨筆 ※

◇本刊成員區劍鳴、陳方圓因私人理由自本期起退出編委會，感謝他們兩年來的參與，並歡迎他們在可見的將來重新歸隊。同時，黃紀原、林展逸兩位已加入本刊，讓我們在此拍響歡迎的掌聲。

◇據創世紀總編輯洛夫先生來信告知，台灣詩人向明、張默、管管、梅新和洛夫本人，將應此間聖地牙哥加大及葉維廉教授之邀，於三月十一日來美參加詩歌朗誦會，地點包括聖地牙哥、Santa Fe、三藩市及紐約等地。屆時會與【新大陸】同仁見面。

◇沈陽出版社編選之《台港澳暨海外華文新詩大辭典》將於今年四月間出版，有意訂購者，請直接去信：上海嘉定塔城路 360 弄 2 號 703 室與該書海外編輯柳易冰先生聯絡。另據柳先生稱，已選入該書的在美華裔詩人有：鄭愁予、彭邦楨、楊牧、葉維廉、程步奎、翱翱、夏雲、許達然、洪素麗、李黎、周策縱、藍菱、宋澤萊、喻麗清、秦松、陳銘華、劍鳴、達文、千瀑、陳本銘、陳大哲、陳方圓、劉耀中、丘宜明、劉荒田、老南、陳齊家、陳雪、周正光、林泠、非馬、李塵、卓以玉、鄧泰和、紀弦、遠方、丁雄泉、馬博良、果風、嚴力、宗鷹等四十一人。

◇上期（NO.13）目錄內誤將顧戰軍先生的作品：秋雨的意思、無題歸入樓建瓴先生作品項目下，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本期因來稿中涉及索馬利亞的詩作頗多，故加印四頁以成 Restore Hope 詩專輯。

◇爲慶祝詩人紀弦先生的八十大壽，本刊將於下期四月份詩人生辰期間組成一特輯：《紀弦詩展》，請讀者留意。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新大陸
詩雙月刊
P. 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 S. A.

美國洛杉磯